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五十七回 二英雄江蘇訪故友 倭侯爺修府會親朋

詩曰：戈盾戈矛已有年，閒非閒是苦相纏。一家飽暖千家怨，半世功名百世牽。

相戰金魚渾已矣，芒鞋竹杖與悠然。

有人參透修行事，雲在青空月在天。

成龍一見知縣、都司迎接出來，馬夢太在後面跟隨，四人攜手，同進後面書房落座。家人倒茶。山東馬問知縣說：「老兄，我殺這一百多人，你說我無罪，所因何故？」知縣王文超說：「你殺的祁家莊小淫人惡少年祁文龍，共一百零三口，我已派人驗過，頭上俱有頂記，都是天地會八卦教中人。康熙老佛爺有旨意：無論軍民人等，頭上有頂記，殺死無罪。老兄喝酒吧！」吩咐擺酒。少時，杯盤連絡，排滿桌上，俱皆是時樣菜蔬。與王慶說了會子先前之事，又問成龍來此何干。成龍就把從剪子峪分手、畫石嶺醉破飛刀、黃河岸捉拿六賊、引見升遷得寶刀說了一遍；又提向蘇州訪友，從此路過，遇見虬首龍楊永安，才勾引起祁家莊之事。

「這件功勞，我也不要。求兄台把李玉姐放了，叫他具結完案。」知縣點頭說：「見台去後，弟必奉命辦理。」王慶留二馬在邢台縣盤桓幾日，馬夢太說：「實不敢從命，我等還有要事。」少時席散，告辭歸店。

只見高杰手拿一把鋼草刀，磨了一個鈕光瓦亮，在院中正耍的高興，自己說：「你們誰要攪我，我先拿你們開刀。」正說著哪，只見二馬回來說：「高杰，你幹什麼哪？」高杰說：「我正要到邢台縣去，把知縣殺了。你們二位誰願意做誰做。」二馬也笑了，說：「你不要胡說，皇上家的命官，豈肯白叫人殺哪！」說罷，三人進上房落座。問高杰說：「沒吃飯哪吧？沒吃飯，要點飯吃吧。明天你跟我們上蘇州去。」高杰說：「我不去。」夢太說：「望哪裡去哪？」高杰說：「我先回家去看一看。」夢太拿出五十兩銀子，說：「這是給你作為路費。」三個人喝了半天酒，天色已晚，三人安歇睡覺。次日天明，高杰告辭去了。二馬算還店帳，坐車出店，竟自奔王家營去了。那一日，到了王家營住店，叫趕車的曹六僱船。夢太說：「你把車、騾子暫存在店內，跟我們走吧。」曹六說：「也好，我正想要到蘇州逛逛虎丘山，開開眼，見見世面。」說罷，到船行裡寫了一個江南划子船。第二日上船，正遇順風，蕩槳搖櫓拽風篷。山東馬暈船，不能吃東西，口中吐酸水。後來船上又給他買藥調治。

那一日，到了蘇州碼頭，下船給了船價，僱了一輛江南車兒，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江南車上。成龍換一件藍布大褂，高腰襪子，山東皂鞋。夢太穿一件青洋縐大褂，薄底三鑲抓地虎的靴子，跟著江南車，帶著曹六，奔雙旗桿巷丁家堡。走至東門以外，見東西有一條大街，路南有一個飯館，字號是「對河居」。成龍叫曹六去上飯館打聽打聽雙旗桿巷丁家堡在哪裡。曹六進了飯館，見有一個跑堂的，說：「借問，雙旗桿巷丁家堡在哪裡？」跑堂的說：「就是這條街。」曹六出來說：「二位馬爺，這就是雙旗桿巷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你再問有一個陝西人，人稱賽報應，恩賜倭劍金布靖遠侯顧煥章在哪裡住？」曹六進去照樣說了一遍。跑堂的說：「你倒是問誰呀？是問賽報應啊，是倭劍金布啊？是靖遠侯？是顧煥章啊？」曹六說：「我問就是顧煥章，別的都是他的外號。」那跑堂的說：「就在正東路北，新蓋的府就是。」曹六回來說與成龍，一同望正東，走不大甚遠，見路北有一座新大門。門前轄管木上馬石，裡邊掛著官銜，是「靖遠倭侯」。

原來侯爺自奉旨回家，來到蘇州，先給他舅舅、舅母請安，然後翻蓋侯府，大會鄉里。眾人齊給煥章賀喜，酬客謝客，忙亂了好幾天，這幾日才得清閒。門首的家人二十餘名。今天成龍來到此處，見大門以內，東邊放著大板凳，西邊放著一條大板凳，上面坐著一人，頭戴緯帽，身穿藍夏布的大衫，青布薄底靴子，年有四十來歲。成龍過去說：「借問，有個倭侯爺在這裡住嗎？」那人站起來說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成龍說：「我來找他耍帳。我在北京城前門外開冷酒鋪，字號是『福海居造化館』。侯爺送禮，除了我們些酒錢，我想要與他借幾個錢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家侯爺欠你多少錢哪？」山東馬故意詼諧說：「欠你二百四十錢。」那個人復又坐在板凳上，把眼一翻，說：「二百四十錢，也值得自北京城來到蘇州，前來討要？」成龍說：「這是零兒，還有整兒呢，是一千八百八十八兩二百四十文。」那門上的人一伸手說：「拿來。」山東馬說：「拿什麼？」那人說：「門包十兩。我們侯爺如要不還你錢，我給你說一句好話，還你一半。我們侯爺要是還你一半的，我說一句好話，就許都還你。」成龍說：「不勞駕，我自自有道理。不用你給我回話，我自己會嚷。」道罷，他自己嚷說：「回事啦！回事啦！」

只聽見裡邊說話：「呀！我聽見好像吾馬大兄弟聲音。」方到大門以內，見是成龍，說：「兄弟，你為何不叫門上人回稟我知道？」二馬過來行禮，齊說：「大哥，你好哇？」倭侯爺說：「為何不叫門上人回稟？」山東馬說：「大哥你，我們倒見的起，就是你這個門上的好大脾氣。我來到這裡，我說勞駕，你給回稟一聲，就是說馬成龍與馬夢太給侯爺請安。我還告訴他說，我們是侯爺的拜兄弟。他與我要門包，我說多少門包？他說：『我們這裡的規矩你不知道嗎？要回事，先十兩銀子，才給回哪。』我就給了他十兩銀子。他又說：『兩個人須要二十兩，才給回哪。』我一賭氣就嚷起來啦，大哥出來了。從此以後，大哥多囑咐他點，別叫他見人就要門包。」

侯爺一聽，說：「我把你這該死的奴才，你在我這門房內不知作了多少的弊病，還不把銀子給我拿出來嗎？」那個門上的人也不敢抗違，說：「奴才實沒有要他的銀子，求爺格外施恩吧！」煥章大怒，說：「你這奴才，我的拜弟能夠訛你不成？你是滿嘴裡胡說，還不快拿出來嗎？如要不然，我要送你的！」唬的那家人無可奈何，進了門房，把那別人寄存的銀子，給拿了十兩來，自己雙手遞給成龍。馬爺接過來，說：「夢太給你吧。」瘦馬馬夢太說：「我不要，你自己拿了去吧。我不那麼沒有道理訛人！」山東馬一笑，說：「來吧，給你吧。我與你鬧著玩呢，你沒有要我的銀子。」侯爺說：「成龍，你真是沒帳！不管是什麼人，你就玩笑。」叫家人先把車子上的行李搬下來，讓二馬先到裡邊，見了母舅丁佩然，請了安。三人到了外邊書房裡落座。曹六進來說：「行囊都搬下來了，車錢也給了。」二馬說：「你去外邊歇著去吧。」少時，擺上酒，三人入座，談心暢飲，直吃到月上三竿方才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顧爺的家人早起來給二馬取淨面水。侯爺也出來了，大家一同落座，然後用茶，又擺上酒來。侯爺喝了幾盅，自己一拉夢太，出來說：「老兄弟，你不可今天與成龍出去。我看他印堂之上，發了暗透青，有一道赤線在印堂，把眉毛都穿過了。三天之內，主於殺人，過了才能解，這是一道殺氣。你須要解勸解勸他，不准讓他出去，在外邊惹事。我要到後邊去了。」夢太回到書房之內，見成龍自己掄手中刀，照著那古銅花瓶就是一下，只聽「克嚓」一響，咕嚕嚕摔在就地。山東馬說：「好哇，掉下來了，我非把他給接上不成。」夢太說：「你別鬧了，我是瞧見你是用刀砍下來的，焉能接得上啊？咱們哥倆喝酒吧。」成龍說：「不成，我要去逛逛虎丘山，你跟我去吧。」夢太說：「不成，我肚腹疼痛，不能行走，我要睡覺啦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你不去，我自己會去，何必費事。」自己又換上那玫瑰紫綢子汗褂，紫摹本緞中衣，玉色綢子襪子，大紅緞子山東皂鞋，上繡三藍套皮球兒，夾著油綠洋縐大褂，裹著大環金絲寶刀，出離了侯府，一直望正西。

方走到對河居門首，自己有心上虎丘山、姑蘇台，又不認得，無奈自己進了對河居飯館。院內有天棚，天棚底下有四張桌兒，俱都是八仙桌。成龍落座，要酒要菜。方要喝酒，只見自外邊進來了一個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身高九尺，面如白紙，五長身材，喪門眉，弔客眼，身穿白綿綢短汗衫，青洋縐中衣，披著青洋縐大衫，青緞薄底抓地虎靴子，手中拿著一口金背刀，一個小小的包袱手中拿著進來。睜於那一雙弔客眼，是白眼珠多，黑眼珠少，雙睛努於眶外，一瞧山東馬，先把那眼睛一瞪，說：「跑堂的，你在哪裡？」

給爺爺找一個座兒！」跑堂的說：「大爺，這邊有一個座兒。」就在成龍的對過。那個人把那個刀望桌上一插，腳蹬著板凳，心裡說：「仇人見面，分外的眼紅。今天非得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才算完事！萬不能與他善罷甘休！」眼睛瞪著山東馬，

說：「你吃吧！臨死叫你落個飽死鬼。我今天遇見你，絕不能饒怒你！想逃走，是比登天費事！」